

吳趼人全集

第五卷



為荷清館法帖藏於家將以遺子孫要久遠也咸豐甲寅紅羊劫起家藏金石齒書為快都盡此石獨巍同以降族漸不究

吳趼人全集

第五卷

初得此帖輟置有年昨有呼因不虞頭童齒豁之年也喜極而悲六不解沈澗之猶得一摩挲

美自正臣鑒余意喙賁三割愛歸余嗚呼更不虞頭童齒豁之年復得還我此宗器也昔年蔡十嘴甫以先人墨跡贈余曰吾不忍以而奪子之家珍此皆非尋常文字

務者余以一身而兩遇之毋亦在天呵護之靈也

吳趼人

目 录

恨 海

第 一 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摆小极 3

第 二 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墓地散东西 10

第 三 回

紫竹林无处访鸿泥 八百户暂时驻芳趾 18

第 四 回

侍亲娘荒店觅茶汤 寻夫婿通衢张字帖 25

第 五 回

警恶梦旅夜苦萦愁 展客衾芳心痴变喜 33

第 六 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卫 病恹恹权住济宁州 40

第 七 回

巧应对安稳出危途 误因循夫妻遭毒手 48

第 八 回

论用情正言砭恶俗 归大限慈母撒娇娃 55

第 九 回

甘落魄天涯羁荡子 冒嫌疑情女谏顽郎 62

第 十 回

遁空门惘惘怅情天 遭故剑忙忙逃恨海 69

劫 余 灰

第 一 回

谱新词开卷说痴情 借导言老人商了愿 81

第 二 回

订新亲文章欣有价 惊噩耗快婿忽无踪 87

第 三 回

南海县演出无头案 朱婉贞初遇丧心人 94

第 四 回

心旷神怡贪观花墟景 手忙脚乱遇冤掌中珠 101

第 五 回

祸起萧墙恶人施毒手 羁身暗室淑女悄投缳 108

第 六 回

返芳魂再遭磨折 筹妙策强作周旋 116

第 七 回

机警芳心百般运计 淋漓箴血一纸呈词 123

第 八 回

李明府推敲知底蕴 朱婉贞仓卒又沉沦 131

第 九 回

遇救援一命重生 完节操三番就死 139

第 十 回

情扰成魔魂游幻境 死而复活夜走尼庵 147

第十一回

老尼姑桑说淫欲情 朱婉贞历遭灾晦病…………… 154

第十二回

三折肱名医愈烈女 一帆风侠士送娇娃…………… 162

第十三回

朱婉贞归家诉别绪 陈六皆劝酒试奸徒…………… 170

第十四回

信胡言访求到西粤 寻劣弟踪迹走湖南…………… 178

第十五回

奸诈人到底藏奸 节烈女奔丧守节…………… 185

第十六回

苦志廿年旁枝承嗣续 归人万里意外庆团圆…………… 192

情 变

楔 子…………… 203

第一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焚科名秦二官读书…………… 206

第二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217

第三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229

第四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242

第五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254

第 六 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267

第 七 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280

第 八 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293

电 术 奇 谈

第 一 回

冒风涛航海蹇情人 暂分离临歧惊朕兆…………… 307

第 二 回

论方技痛骂时医 试奇术误伤良友…………… 314

第 三 回

沉沦点士河可怜归客 彷徨新水驿急杀佳人…………… 322

第 四 回

苦缠绵彻夜相思 生懊恼沿途打算…………… 329

第 五 回

了旧债深感垂青 阅新闻忽惊告白…………… 336

第 六 回

慰倩女故作痴谈 觅情人拟奔都会…………… 343

第 七 回

露面抛头访寻情侣 细心静意查看新闻…………… 350

第 八 回

林风美情急求侦探 甄敏达问讯到银行…………… 356

第 九 回

警醒芳心俏佳人痴情顿绝 追查面貌死仲达冤屈初明 362

第 十 回

卖淫妇房里一番谑浪 落难女梦中万里奔波 368

第 十 一 回

强劝酒采莲恣放荡 试弹琴凤美寄愁思 374

第 十 二 回

酒楼中淫妇狂且恣谐谑 华筵上奸徒恶女设阴谋 381

第 十 三 回

破阴谋奸徒中毒 寻死路凤美投河 387

第 十 四 回

十家巷佳人摆小恙 时敏街侦探叩芳踪 393

第 十 五 回

问底细悟彻奸徒计 病缠绵深感热心人 399

第 十 六 回

丑陋汉忽起痴情 老乐师畅谈技艺 405

第 十 七 回

多情入跋涉求芳躅 薄命女慷慨入梨园 411

第 十 八 回

声誉及远人投身异域 痴情迷蠢汉蹶迹巴黎 417

第 十 九 回

启情书重逢旧榻 访恶汉细认家珍 423

第 二 十 回

林凤美惨中催眠术 甄敏达急走巴黎城 430

第 二 十 一 回

甄敏达连夜走梧州 林凤美失魂居旅舍 436

第二十二回

丑钝三哭醒俏凤美 苏士马大闹聚仙楼…………… 442

第二十三回

林凤美公堂告状 苏士马狱内著书…………… 449

第二十四回

士马临命呈催眠术 仲达还魂结美满缘…………… 456

恨 海

裴效维 校点

第 一 回

订婚姻掌判代通词 遭离乱荒村撙小极

我提起笔来，要叙一段故事。未下笔之先，先把这件事从头至尾想了一遍。这段故事叙将出来，可以叫得做写情小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未解人事之前，便有了情。大抵婴儿一啼一笑都是情，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作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做魔。还有一说：前人说的那守节之妇，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了；我说并不然，他那绝不动情之处，正是第一情长之处。俗人但知儿女之情是情，未免把这个情字看的太轻了。【眉】解情字透彻。并且有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写了魔，还要说是写情，真是笔端罪过。【眉】《红楼》、《西厢》一齐抹尽。我今叙这一段故事，虽未便先叙明是写那一种情，却是断不犯这写魔的罪过。要知端详，且观正传。

却说光绪庚子那年，拳匪扰乱北方，后来闹到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大小官员被辱的，也不知凡几。内中单表一个人，姓陈，名桀，表字戟临，广东南海人。两榜出身，用了主事，分在工部学习，接了家眷来京居住。夫人李氏，所生二子：大的名祥，表字伯和；小的名瑞，表字仲蒿。在南横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顿。恰好他一位中表亲戚，从苏州原籍接了家眷来京，一时寻不着房子。戟临本来嫌房子太大，便分租三间与他，大家同院居住。他那亲戚姓王，名道，表字乐天。妻子蒋氏，所生只有一女，小名娟娟。王乐天是个内阁中书，与陈戟临一般的都未曾补缺。京官清苦，长安居不易。戟临住了北院的五间房子；西院三间，王乐天住了；还有东院三间空着，一般的要出房钱，未免犯不着，因把召赁的条子贴了出去。过了几时，便有一个人来问，要赁房子。戟临便招呼他看过，问起姓名，那人道：“姓张，名皋，字鹤亭，广东香山人。”戟临见是同乡，更是欢喜。议定了租金，鹤亭便择日搬了进来。他也只得一妻一女：妻子白氏，女名棣华。这是辛卯、壬辰年间的事。

说出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院子，三家人家，四个小儿女，那时都在六七岁上。王家本是陈家老亲，张家又是陈家同乡，同在一院里居住，内眷们来往，甚是亲密。四个小孩子，也是天天在一处顽。戟临请了一个蒙师，在家里教两个孩子读书，王、张两家也把女儿送来附学。小孩子家愈加亲密，大家相爱相让，甚是和气。张鹤亭每过一两年，便要到上海去一次。原来鹤亭是一个商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洋货号，很赚了几个钱，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门大街，每年要往来照应。凡是到上海去时，便托戟临照应内眷，因此更成了知己。

光阴迅速，不觉已过了五六年。戟临已经补了营缮司实缺，满、汉堂官又都十分器重，派了个木厂监督的差使，光景较前

略为好了。一日，李氏对戟临说道：“祥儿今年已是十三岁，瑞儿也十二岁了。他弟兄两个，近来很用心读书，我看将来也不输与老子。”戟临笑道：“奇了，怎么夫人平白地夸奖起儿子来？”李氏道：“不是我平白地夸奖他们，可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好，心中便格外欢喜；欢喜了便多方要代他们打算。”戟临道：“打算什么呢？”李氏道：“打算同他们说定了亲事。”戟临道：“这个忙甚么？他们年纪小得很呢！”李氏道：“老爷有所不知。我看见同院的两个女孩子，和我们祥儿、瑞儿，真是天生的两对，便想说定了。”戟临道：“同住在一个院里，怕他们跑了不成？过两年再说不迟。”李氏道：“不是怕他们跑了。我看得这一对女孩子实在好，恐怕被人家先说了去。岂不是当面错过？”戟临沉吟道：“王家娟娟，人倒甚聪明；【眉】倒甚聪明。记着。近来我见他学作两句小诗，虽不见得便好，也还算亏他的了；说话举止，也还灵动。【眉】说话举止是灵动的。记着。张家棣华，似乎太呆笨了些，终日不言不笑的。【眉】呆笨不言不笑的。记着。并且鹤亭是买卖人，一点也不脱略，那一副板板的广东习气，还不肯脱，他未见得便肯和我们官场中结亲。”李氏道：“我们且央媒人去求亲，肯不肯再说。此刻提也不曾提起，怎么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当下商议已定。

次日，戟临便央了两位媒人，分头去说合。王乐天一口便答应了，把女儿娟娟许与仲蕙。张鹤亭听了，却与妻子白氏商量。白氏道：“这是儿女大事，官人做主便是，何必和我妇道人家商量？”鹤亭道：“不是这等说。我天天在外头，回家的时候少。娘子天天在家见着，他们祥儿到底人品资质如何？虽然说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么，然而一举一动，与及平日脾气，总可以看得出点来。他们现在一处读书，可还和气？这也是要紧的。”白氏道：“祥儿的举动，倒比他兄弟活泼得多。【眉】举动是活泼的。

记着。常听说读书也是他聪明。至于和气不和气，这句话更可以不必说，此刻都是小孩子见识，懂得甚么？”鹤亭道：“这倒不然。彼此向来不相识的倒也罢了，此刻他们天天在一处的，倘使他们向来有点不睦，强他们做了夫妻，知道这一生一世怎样呢？”白氏道：“他们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的一处顽笑，有甚么不睦？”鹤亭便不言语。到书房里看看众孩子的情形，见他们都伏在案上写字。和那教读先生谈了几句，便踱了出来，那里看得出个甚么道理？可有一层：陈戟临是个世宦世家，教出来的孩子，规矩却是甚好。所以祥、瑞两个，虽然十一二三岁的孩子，那揖让应对，已同成人一般。【眉】揖让应对，自是官家专门学。这一着，鹤亭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回同白氏商量，一则是看白氏心意如何；二则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也是慎重他的终身大事之意。其实，他心中早有七分应允的了。当下回到东院，再与白氏商量，不如允了亲事；但是允了之后，必要另赁房子搬开，方才便当；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不成个话。

夫妻们商量妥了，到了明日，便对媒人说知。媒人回了戟临的话，自是欢喜。张鹤亭便在西河沿另外寻了一所房子，搬了过去。戟临便把东院收拾起来，做个书房。【眉】景况好了，便不分租与人了。一笑。王乐天仗着是老亲，李氏又苦苦留住，便没有搬开。一面择吉行文定礼，彼此交换了八字婚帖。娟娟仍旧上学，同着读书。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放学时，常到李氏这边来顽，孜孜憨笑。李氏十分欢喜他，抚摩玩弄，犹如自己女孩儿一般。鹤亭自从搬开之后，棣华便不读书，只跟着白氏学做女红，慢慢便把读过的《女诫》、《女孝经》都丢荒了，只记得个大意，把词句都忘了。【眉】只要如此。

光阴荏苒，到了庚子那年，两对小儿女都长成了。棣华与

伯和同庚，都是十八岁，棣华大了月份。仲蒿十七岁，娟娟最小，也十五岁了。这年陈戟临升了本司员外郎。这一年正是拳匪闹事的时候。自从上年，便有了风声，到了正、二月里，便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苏州人向来胆小，【眉】真落杀苏州人。王乐天又是身体孱弱的。到了三月里，外面谣言四起，乐天便告了个假，带了妻女，先行出京，回苏州原籍去了。与戟临说定，等过两三个月没事，仍然带着来京；万一有了事，这里总是容身不得，便在上海相会。戟临一一答应，送了一程，便自回去。此时仲蒿、娟娟都已知识渐开，大家都有恋恋不舍之意。近来张鹤亭到上海去了，只丢下家眷在京。

自从乐天行后，那京官纷纷告假回籍的，络绎不绝。恼了政府，下了一个号令，不许告假。于是一众京官，稍有知识的，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白氏慌得几次到戟临处，商量出京南下。争奈此时已不能告假，白氏又只母女两个，不便远行，总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直挨到四月底边，忽接了鹤亭电报，说“此间消息不佳，倘料得乱事将起，即祈南下，并请挈带舍眷”云云。戟临此时也没了主意。外面谣言，一日数起；忽然说各国公使已经电调洋兵入京，准备开仗；忽然又说荣中堂已经调董福祥入京护卫；有人又说董福祥的兵尽是拳匪；有人又说端王已经向公使馆下了战书，明天就要开战。此时京里的人，那一个不慌做一团。

到了五月初一，更是人心惶惶，那拳匪在街上横冲直撞。戟临慌了，便请了白氏来，叫他收拾细软，带了女儿过来；自己派了家人，和两个儿子一同起身。白氏依言，即日收拾了行李，带了女儿棣华同来。当此乱离之际，也不及讲那未婚回避的仪文了。戟临分付两个儿子起行。仲蒿道：“父母都在这里，当此乱离之时，岂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之理？只等哥哥陪了张伯母出

京，孩儿留在这里，侍奉父母。万一乱事起了，也同父母在一处避乱。【眉】此情之施于父母者，谓之孝也。戟临道：“我是做官的人，不得不遵守命令，不能告假。你们何苦身处危地？莫若我在这里，你两个奉了母亲，和亲家母一同去罢。”李氏道：“老爷在这里，我们岂可都走了？还是孩儿们同去的好。”仲葛道：“母亲和哥哥同去罢，孩儿在这里侍奉父亲。”戟临道：“小孩子懂得甚么，还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仲葛道：“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戟临无奈，只得叫伯和一个，带了家人李富，同了白氏母女，雇了两辆骡车动身。

到了火车站上，要附坐火车到塘沽去。谁知到了车站时，站上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说是今天不开车了，因为怕洋兵进京，已经把铁路拆断了。伯和没法，只得和白氏商量，且坐了骡车过去，侥幸赶到丰台可望有车。又和车夫商量，加了他车价，一路向丰台而去。那骡车又不敢在铁轨旁边行走，恐怕遇了火车，不及回避，只得绕着道儿走。走到太阳下山，将就在一家村店里住了。这家店统共只有一间客房，房里又只有一张土炕。棣华此时，真是无可奈何，只得低垂粉颈，在一旁坐下。这家村店，却又不备饭的，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胡乱买几个烧饼充饥。幸得没有第二伙人投宿。伯和同家人、车夫在堂屋里打盹，过了一夜。

次日，那车夫便不肯行。无奈又只得加他车价，伯和许了他每天每辆给他七两银子，不问一天走多少路，走一天算一天。说明白了，方才套车起行。走到丰台车站，只见站上烧的七零八落。车夫又不肯行，拌了多少嘴舌，方才前进。是日又赶不到黄村，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伯和因为与棣华未曾结亲，处处回避，一连两夜在外间打盹。北边村落房屋，外间是没有门

的，因此着了凉，发起烧热来。这天就不能行动，只得在那村店里歇住。白氏甚为心疼，便叫到房里炕上睡下憩息。棣华只得在炕下一张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幸得带着有广东的午时茶，白氏亲自和他热了一碗，吃下去，到了下午，才好些。那车夫又罗唆着说：“纵不起行，也要七两银子一天。”那李富又和他争论。伯和便道：“不要争了，依了他们罢。”那车夫听了，方才无话。

是夜伯和就在房内歇了。好得北边土炕甚宽，只要房子有多大，那炕便有半个房子大，动辄可以睡得十多人。白氏把一张矮脚炕几摆在当中，让伯和睡在几那边，自己和女儿就睡了几这边。若在北方人，这等便是分别得很严的了。棣华何曾经过这种光景，又是对了一个未曾成婚的丈夫，那里肯睡，只是背灯低首，默默坐下。伯和白天里吃药出汗，睡了一大觉，此时反睡不着。躺在炕上，但见一灯荧然，棣华独坐，白氏在那边已睡着了。对此光景，未免有情，便轻轻的说道：“姊姊睡下罢。”

看官，须知棣华比伯和大了两个月，从小在书房里，便是姊弟相称的，所以此时伯和也照前称呼，叫一声姊姊。切莫动了疑心，说广东人的夫妻是以姊弟相称的。闲话少提。

且说棣华听了伯和这句话，低头不语。伯和又道：“有炕几隔开了，伯母又在那边。你看那纸窗都破了，虽是夏天，夜深了不免要有风的，不要受了凉。”【眉】情景如见。棣华低着头，半晌，慢腾腾的低声说道：“贤弟请将息罢，病才好了。”伯和听说，一骨碌坐起来。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情脉脉芳心增忐忑 乱哄哄蓦地散东西

却说伯和一骨碌坐了起来，棣华暗吃一惊：“他起来做甚么？他叫我睡虽是好意，却不要因我不睡，强来相干，那就不成话了。”只听得他说道：“姊姊睡罢，不要熬坏了身子，明天还要动身呢。”棣华低声道：“贤弟请睡罢，病才好了，不要又着了凉。我困了，自然要睡的。”伯和也不答话，把夹被窝推过一边，俯身取鞋子穿上，走下地来，方才说道：“我仍旧到外面打盹去，姊姊请安睡罢。”说罢，出去了。【局】此时互相怜爱之情，何其浓也。棣华暗想：“我们还是小时候同过顽笑，这会离别五六年不见了，难得他这等怜惜我，自己病还没有大好，倒说怕我熬坏，避了出去。他这个病，是为回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来的，今夜岂可再去累他？”欲待叫时，又羞于出口；欲待不叫，于心又不忍。便站起来，轻轻把白氏推了一推，叫道：“母亲醒醒！”【局】想得好主意。白氏惊醒，问是甚事。棣华低头不语。白氏笑道：“甚么事？叫醒我，又没有话说。”一面坐了起来，又问甚么事。棣华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白氏甚是疑心，一回头，看见伯和不在炕上，便问那里去了。棣华向外间一指，眼边不觉一红。【局】写女儿情态如画。白氏正要下地，只见伯和走了进来，说道：“我在这里，姊姊总不肯睡，所以我仍回避出去。”白氏抢着道：